

貝誼新書

改正

				漢書門
一	四	六	一	
五	四	六	一	類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函	一	四	六	漢
冊	五	四	一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61	
冊數	5	(1)	
函號	298	37	

儒家二

298-3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賈子新書序

淺師藏書

余晉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
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
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
神與之接融融澆澆不知旨之樂之
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

漢室初造，炎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
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
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
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竝議，
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澁長，鑿鑿
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
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
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
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
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
守陸公以諛謫，予長沙去今千有餘

歲到今也...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
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
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
詢於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
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

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
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
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
諛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
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
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

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
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
之風登三皇之晉猶沒壅埤墜爾蘇
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
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
毋容加喙於其閒顧其書之在霄壤

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
爲醴泉爲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亙萬
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
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
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
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

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
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
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
之長久濇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
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
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

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
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
公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
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
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
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

也故不揆愚陋借書于端以識歲月
云正德九年菊月吉且長沙黃寶序

新書序

新書五十七篇今闕其二宋淳熙淳祐再刊刻焉已稱舛
缺明弘治間刻之京師正德中又刻長沙其後李空同亦
刊修焉今所刻者翻正德本也李氏序曰新書非誼自著
後人撫其創草及他篇簡類之稱書焉考之太傳既歿文
帝略用其策殆致刑措之治矣凡誼之所陳說據理要覈
實政指古今示安危辭約而旨遠道大而義雋後悉有驗
故兩漢名臣巨儒尊信太傳佩服其議仰之如瑞星慶雲
鼂錯採其遺策隆景帝之朝綱魏相因其政術佐宣帝之
中興太史公褚先生班氏之輩咸撮其言而作記傳由是
觀之李氏之說非無據也蓋好事之徒區區掇其殘缺倫

類比次表章其書互相流傳以鑽已之官途而其文雄厚其說與雅非陋學俗士之所能辨且其志在採其大要而初不拘拘於其文句是以愈轉愈訛遂至不可讀原版半燼成甲今茲書肆將補刻之請考正予按之異本及史漢之書其所不可讀者皆二史之所不取也因知其紛亂已久矣宜哉宋明雖屢彫刻莫能質之者予亦惟訂其可訂而疑者闕之然尚幸高論妙策歷歷乎其可徵也苟有善通其意者則於經國之德業其有餘資焉

寬政癸丑季秋

平安 福井軌序



賈子新書總評

皮日休曰余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真命世王佐之才也惜乎天不祐漢絳灌興謗竟在其道出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爲文以吊屈平余謂平雖遭斬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若生之見棄又甚于平當得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如適胡越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浚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

賈子新書目錄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賈子新書目錄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傅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 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城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修政語上

修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關

禮容語下

胎教雜事

立後義

目錄終

日殺

立外

論

論

論

卷十

論

論

大

賈子新書卷一

漢

雒陽賈誼著

錢震瀧閱

過秦上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
 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
 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

上下篇
 筆致鼓
 舞極有
 物勢問
 有反復
 處正如
 離騷三
 致意非
 復也

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
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
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
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
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
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
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於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

山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
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
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
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
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
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
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
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
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
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
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
於鈞戟長鍛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

五非字
作波
甚奇偉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
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
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衆

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具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

具字當作守之四字異

若無章而自具章法整而不排肆而亂最無尋徑可

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置賢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
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
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僞並起而
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郡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
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
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
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
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

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身在於戮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
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
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
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
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
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
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
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
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

非救非正
相傾與敗

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揀敗非也

戰一
作樂

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其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浚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制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

結尾
只在
繩淡

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
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
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
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
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在懷
一
本
未
弱
壯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
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况
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
之王幼在懷稚漢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傳歸休而不肯仕漢
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
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
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
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
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
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
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
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

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
豈不靡哉可以為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藉也竊為陛
下憐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
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
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
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
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

惜本
與傳作

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
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
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令臣得孰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
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
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
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
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
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

是
作是

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少，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繼，緜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

本傳王
作生股
及臣作
神

本傳
七字一
本字一
上作一
祖與漢
亡極耳
十三字

本傳幸
治

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

此言信之固。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名譽之美，垂於無窮。

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

顧成之廟，稱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

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

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

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成

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

群生，神民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

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

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天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飢

一本國下有同字無害

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以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錙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固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徵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秦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必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

實無喪而孫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異此

藩疆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覩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

本無
下字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子之勿令趙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羨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

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楚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巨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于宇亥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燹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

本傳
國作
慮

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愾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踈盪上古踈盪字下古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戾字踈盪不可行也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燹也又苦踈盪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臈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王或

賈子新書 卷一

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
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
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安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
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
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
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
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
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
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
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

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宫門曰司馬闌入
者爲城且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且殿門俱爲
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
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
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
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
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員上軼主次也然則所
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
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特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

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
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
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
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
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
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
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
於其君矣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

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
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
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
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
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
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
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
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
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
異則器血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

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
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
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
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
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位人定其心各著
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
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辰
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
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本傳如知作

本傳過如比著作

本傳有則下

陛下即不爲千歲之治安知今之觀豈過一傳再傳哉
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至其相與持之
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橐立而
服疆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
足以爲禁禦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
代北邊與疆匈奴爲鄰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
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
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
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
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

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斬去不義諸侯而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遺逃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今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

傳本即有後患五字而為王立後字

本傳為使

陽梁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郟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為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

階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象之財此非有
 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申者即疑有刺諸荆軻起兩
 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矣願陛
 下少留意計之
 辨山東之氣矣且謀以食為二世之味也故楚南人
 舉兵以執齊故楚則吳必禁吳楚則齊下高楚則齊
 齊則令制齊齊則制二國也皇太子亦制也故曰
 制以南楚之兵限天制齊之兵限地也齊制而不
 制則必可齊而楚則必可楚也故曰齊楚之兵
 齊制而不制則必可齊而楚則必可楚也故曰齊楚之兵

問

賈子新書卷一 賈子新書卷一 賈子新書卷一

